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七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李士勲

弇州續稿卷七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傳

陳大夫傳

陳大夫者諱以忠字貞甫其自署曰雲浦居士蓋嘗宦游秦楚周梁間再令邑再守雄州有聲而最後以光州

守終遂從守秩稱大夫大夫之先為吾郡之嘉定人而有景佑者當姚少師廣孝之僧時而風之隱廣孝以佐燕重恐見跡稍匿耕錫之梁溪子曰廣安州倅昱廣安之為同安令與倅俱有聲有子曰大參公周卓然德靖間名臣子贈寧鄉令公鳳博學能文章以病廢是為大夫父令公之所以輕自廢實用奇大夫故大夫生倜儻頎挺自其兒時令公置之膝而試之所占對必雅十歲工屬文恒以意自為奇而不帖帖受經生束令公每謂

人病何與人事有是兒在者高枕矣而果以跅弛見憎里豪訟之臺下郡徵逮殊迫大夫挺身出見郡倅白豪搆狀倅奇而縱之出當豪誣大夫時年十八耳尋補博士弟子數試高第有聲然以應鄉薦輒不利而大夫亦中鄙薄之居慷慨自命男子當從六郡良家兒跨鐵裲襠坐生馬駒以右手挾單于左手磨墨盾鼻書露布安能囁嚅伊吾作老經生乎蓋大夫多力能挽彊至二石餘工騎便擊刺又多讀孫吳家言而令公聞而非之曰

而忘先世乎哉夫將死官也即而七尺之不卹而忍令我壁大夫逌折節為經生業以質武進薛應旂先生薛先生讀之大驚曰王濟之復出耶濟之者世所衷經生業師也於是大夫時時搆篇章出而竄之濟之他文卒莫辨矣大夫力益饒則多為古文辭始靡麗如六季而中厭之乃為昌黎河東廬陵眉山諸大家其於明則好方希直而尤好王伯安曰是夫也如海吾所不得不沒令公竟善病死而所積公私逋可二千金悉以歸大夫

大夫行假句閭井無應者既勉葬倭復來閧燬其廬大夫乃仰天歎曰困不極不發即以獨身起吏易耳於是偕其配王力啬閭用計然息其嬴而出之遂能盡竟其逋而拓谿東丙舍又以貲入太學即復有聲太學故相表文榮公嘗見大夫文而竒之羅致館與講鈞禮表公貴倨負其文嫚罵客獨不敢有加於大夫日相與痛飲談謔無間當是時大夫日益重諸公卿薦紳爭推轂之而大夫意踽踽不自懌其所心折以為長者獨王太史

元馭所與爾汝交以文酒交薦其嗜者獨山人王承甫而大夫遂舉鄉薦諸善大夫者籍籍謂大夫文高且困之久必大攄而其於公車又輒不讐大夫乃歸治別業溪東引泉累石手種桃千樹竹萬箇泉縱橫其間聲琤琤琮琮然署其門曰鳴玉乃益縱讀圓覺維摩楞嚴道德南華諸經意甚樂也人或謂大夫且終老是耶大夫捐其腹曰未也且必一小展而竟又不讐慷慨束書就選人得湖廣之寧鄉令時坐主今少傅蒲州公恠而尼

之大夫謝曰齗齗一第足報公耶請得以循吏傳無辱
為公報大夫至寧鄉則首履諸塍以尋丈校之而又覈
其肥瘠以程上下賦毋使黠者得伏税於孱者一邑懽
稱平而邑四垂皆山最大者曰溈山吐水注玉潭江春
時尤暴悍不可涉大夫曰是且為輿梁乎即亡奈絀若
洮何捐歲俸為之倡民爭出以繼大夫遴善心計者司
之不踰月而告成富人歐賢嫂者為賦長趣其從弟賢
時賦計無所之乃火其廬手刃妻以誣賢嫂吏遂坐賢

䕫死不決者四十年矣大夫採得其狀立出之而徙坐
賢時賢時伏死不能文吾監司有所使徼卒以飾盜屬
大夫而大夫閉之不得逞為膚受以賈監司憾因數用
期會繩大夫之從吏大夫憤移文臺使者乞骸骨吏民
從而挽之彊臺使為致徼卒於理而勒監司謝過大夫
乃肯起視事臺使者捷秋試檄大夫入以益知大夫諸
校雠悉委之凡膺會薦者一特薦者一見以當高第徵
而僅進知江西之寧州大夫之為寧州其操舍約畧如

寧鄉時州故無城而戶盜環其外議城者積四十年矣
而不果大夫至謂其下曰守故俛倖萬一得夜眠可保
熟耶請於上發夙帑身與吏士分功版築閱甫五月而
城成因設策誘致盜魁盧尚貴等而縛其伉悍者尚孫
尚訥以兵捕其尤悍者尚崇格當遷御史有所疑於大
夫未上而會他盜自萬載闌入境而與我游徼鬬有所
殺傷御史輒以聞大夫得貶秩行當是時撫臣楊公與
分守盧君心知大夫寃不敢為異盧君僅為二詩以送

大夫歸行按故所樹竹柏曰汝峭蒨猶不改耶已循其髮是稍改矣而節猶故也乃與邑之老秦方伯梁胡御史涔王司封鑑輩相與為社飲懽甚而寧州狀旋明蒲州公乃使人謂曰鄉者長儒所不願棄之郡而一出入瑣闥吾力能得之大夫乃慨然復就選人所僅補寶雞令蒲州公為慰語曰進之竟而物也大夫亦竟弗謝行而道華山因攝衣自青坷坪而上登三峰絶頂為文紀之甚麗大夫既視篆於覈精吐鋒穎人相戒毋敢以遝容

昜之時丞邵鳴鳳與東河驛攝宰楊春芳皆廉倨以法見枉大夫力爲白之又繩蜀中消之馳傳者逃去乃已一時臺使監司咸壯大夫之清彊且將有所論薦而遽得光州擢光故梁之最雄郡也前守孱至與其幕掾共一堂而治屬令來朝受事傳呵聲相屬也大夫至首徹掾坐掾夕以長跽謁矣而令亦逆自屏呵騶偕屬禮然大夫以掾才數延之傳舍與酒食慰勞之掾更感激願効死力而諸令以大夫能推腹不爲偕屬禮故廢其感

大夫間問賦何不登額鄉三老言畏羨金重耳大夫乃諭鄉三老輸錢投撲滿毋所容羨頃之額遂登而令所為大夫耳目者發鷙胥楊朝相之父子奸惡狀收而寘諸理郡人翕然稱神又推見隣邑斗應魁謀殺人隱自是臺使監司嘖嘖趙頼川張膠東復出也而薦之大夫又嘗受檄偕確山王令治崇邸獄而崇之中貴人悍卒把持長短大夫面唾之曰嚇尊而王干三尺至此而禍魁也敢以私嬈我中貴人竄伏稱死罪罷去當是時大

夫治聲甲三河又以饒精力與其賢豪長者酬飲無間而鄉進士劉黃裳最才而最能得大夫心會大夫感微疴藥之稍間已復大發遂棄其官歸臺使監司交挽不可已乃大夫病寢欲乘卧輿發士女哭而送者百里不絕劉生自以身為衛又六百里遇大夫之子爾耕曰而公病欲奈何然吾伺其神爽而悠又時安人乳可起也吾又聞之而公寧鄉楊氏祟於火而公與神約火立息寶鷄張氏祟於女鬼而公與神約鬼立逃徙而公禱雨

雨澍祈僊僊降此豈憂不起者哉夫豈唯無憂不起後且大庸顯而大夫則自謂不然曰生死恒也既歸爾耕捐家而請聽於醫大夫笑曰秦越人不能起死人人自不死耳且此曹何為者病既革賦二詩以授爾耕皆超世蜕化語又戒婦女勿令近翛然而瞑大夫卒之歲僅六十又一所著有容牘八卷吏牘二卷詩文若干卷大夫性孝友敦然諾急人之難甚於己其為德毋論毋責報既成而自忘之爾耕既叙致大夫事又謂大夫任俠

如孟公豪氣如元龍下士如豫章博德如太丘噫太丘吾所不敢言若餘子則優乎有之又胡不曰潔廉如之無文雅如伯玉乎哉大夫舉五子其壯者皆立而獨爾耕孝廉能文章世其家

贊曰陳大夫束脩自勵學成而名不仇政成而摧繼之其稍振輒躓若九折之轍然則非人也其所至必有以自見不為茍焉而已者則非天也夫以陳大夫之材未竟死者寧毋懟懣不平也乃至恬然而祛大怖托於蒙

莊之旨以與造物者狎盟而彼豈能遽為大夫侮嗟乎古稱賢者龍蠖卷舒其不可測固如此哉

沈理先生傳

沈先生者諱理字體道嘗自號鐵山里中人事先生謹尊稱為鐵山先生先生之先自河南徙為吳之長洲人後有吳江贅遂為吳江人其業在農儒間至中憲公啓而貴娶郭安人有三子而先生為仲中憲公有弟曰太學生俶天娶於孫無子中憲公推當為子者以先生往

太學君未究産所遺确滷二百畒耳先生與其配黄安人強自力以共孫廿旨亡匱病而醫歿而殮以至葬亡弗愨者人咸謂先生能子先生雖他子然所後皆見背而會中憲公之冢嗣鄉進士寀前卒先生以是得精專其思奉中憲公及郭安人公為郎建業病痢先生晨跨一羸馳百八十里而達及守紹興復病痢先生操輕刀以三日夜馳七百里而達後先不脫冠帶事湯藥者四十餘日疾良已乃歸當中憲公病一切條戒報刺門禁

出入悉屬之先生先生不廢共養而行之斬斬皆有緒然益毖慎亡生得失公以是益愛信先生時公在官而郭安人病留家久先生率其婦黄安人屏息共湔瀡盎出橐裝為醫壽醫至若歸尋郭安人小間先生當游太學期甚迫屬黄安人曰自不能兩奈何已拜且雨泣曰若之身我身也黄安人與左右皆泣莫敢仰視居兩月所而郭安人疾復小發先生聞之懇其長倍道歸視復良已久之郭安人竟不起當郭安人之不起而先生所

為控顙扶侍及擗踊附棺易戚之狀即邑里人人能言之且憐之以為眞孝廉矣中憲公謝楚觀察事歸雖老而神明不衰多游名山水先生輒具几杖壺榼以從其攝客往往刻燭分韻捲白行糾至夜分黄安人矻矻治漿炙無罍恥先生則時公之勞佚而息之客有得公意者先生不待教而歲時伏臘具庭實以往客喜謂公厚我不知其自先生公之歿且開八袠先生猶痛毀幾滅性既葬皇皇為孺子慕者三載蓋不為所後奪也先生

少於察二歲從受經友愛甚篤察以卒公車聞先生一
慟為絶久之始蘇即撫其二孺子一息女愛踰於所生
俄病疹且殆先生禱於廟祠曰即不諱請以子孚聞代
黄安人從旁聽之曰得無非情乎先生曰不然吾猶可
子也亡兄子即亡吾兄已伏地慟不能起尋病疹者皆
愈稍長課之讀甚勤然不忍加扶而時抗孚聞法以警
黄安人指而笑曰兒獨非而子也亡所不代先生之季
曰問有五子而貧中憲公老一日謂先生吾棄若仲氏

今仲氏遺不能當我三十之一而若還為子勤誠倍他子吾欲爪剖吾產均授之先生謝曰仲父遺產薄分也幸得以一日供養而乃效傭者直乎因弗受公歿亦竟弗受而躬率黄安人蚕夜從事耕織旁畆益拓而閭推槩以益問五子俾之有室家曰吾嚮所以辭均產為而曹也先生業饒即以好施聞屬歲大侵有囷穀千石悉捐以予貧民不責劵而他自中表親戚以至故舊即緩急亡弗應者亦會黄安人卒以故所贏業隨手盡先生

嚣嚣然顧諸子曰毋以此廬産而少之視所受不既多耶即若曹異日幸而禄養我不願以禄之外養也於是諸子卒聞季文成進士高第矣郡邑干旄造請相屬人或謂居閭可以得千金槖營菟裘自娱快先生唾之曰若不知我固當不知我先人清白耶而忍汙之有訟直而懇先生道地者先生謂若當自直吾安忍假邑大夫恵以誑若亡何果直即先生有一言必利病興革與究若亡所控訴者言出而若著蔡然先生白晳秀眉目肌

理膚腑卽不事玄素術而望之以為神僊中人少工制科義游太學而故祭酒程文簡公異之曰千里駒也然五試於省五不利稍厭之去而為古文辭生平無他嗜獨嗜書自經史諸子外天官地理樂律刑法稗官黄衣之説無所不精習其侍中憲公公左顧而諮公所疑難立響應不窮公每听然解頤先生後以謂諸子一語不能酬而王父者無地容面矣論詩聖陶謝而賢元白前後吟咏可得千餘首於元白庶幾似之好臨摹古書帖

喜草聖得意處翩翩不減王履吉尤工治紙自謂合古張永緘法人乞先生詩並紙與書得之以黠自幸而先生亦喻其意數中不厭也郡名士黃淳父王百穀顧山甫皆與先生善淳父死先生助梓其文山甫之父卒久弗克葬先生捐地與之晚節信浮屠法居恒謂假我數年薰脩者西方不難至矣人亦以其健飲啗步履且通令無他機心即無論西方當不死然甫七十而死先生有六子皆文而孚閧季文其前顯者

弇山人曰矍圃之射汰而得為人後者豈非以其生倍親不獲致力所自耶乃沈先生抑何斤斤交至也夫精誠之極天假之分以為心不謂之孝哉撫伯季孤隃於已咸俾成樹不謂之弟哉力任其繁者産任其殺者居閭之賂目若草芥不謂之廉哉親族閭左恃以無饑寒匱而弗啬潰而弗厭不謂之恵哉夫是孝弟廉恵者士之大綱也即文之以禮樂宣父猶指屈焉而况此澆末季也迺其晚節優游福履天人報施之際詳矣

林宗伯傳

林宗伯者諱𤓰字貞恒其先自光州之固始避五季亂入閩遂為閩人十餘傳而至為撫州守元美以子貴贈南京吏部尚書再用孫貴贈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有子曰文安公瀚起家翰林至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以耆德重海内卒贈太子太保文安公有二子曰康懿公庭㭿仕如撫州公所贈官卒贈少保其季則宗伯父曰庭機亦起家翰林至南京禮部尚書致仕累進階榮禄

大夫有四子宗伯其長也宗伯生十四年即以春秋補邑諸生二十四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久之選侍景恭王講讀以檢討滿九載擢修撰進司經局洗馬兼官若故與校録永樂大典明年與纂承天大志尋志成賜金帛四十餘為國子祭酒大典成進太常寺卿治祭酒如故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經筵開充日講官仍充世廟實録副總裁改吏部右侍郎亡何改南京吏部久之始進工部尚書以至今官凡再遷皆仍

南京而以母李夫人喪歸除服屬疾卒年方五十七宗伯幼而朗秀讀書日恒得數千言康懿公竒愛之謂榮祿公曰此兒千里駒也提學江汝逹意不可一世士試宗伯文於稚驚曰所見皆凡才毋逾若者必以文顯重每試諸生輒挾與俱恒為冠而其讀中秘書時受業故相徐文貞公而嚴分宜方當揆分宜雖意忌多人我然好文沾沾每謂宗伯當有海内名而文貞公之器之則直以撫世宰物寄與張江陵甲乙江陵不能毋中望矣

故事諸王當就邸必選進士中明經老儒侍講讀之國則為國僚佐時裕王當為儲未定而景恭王寵王也上偕為妙選翰林臣輟史職以往而宗伯與焉宗伯既素饒經術雍容進止不爽尺寸王恒目屬之分宜故知宗伯然以榮禄公不善事之故漸左而其子世蕃與宗伯隣謂其宅可併也屬王且之國風宗伯使納宅宗伯謝曰宅受之大人不敢棄也已而謂人吾不惜宅惜所與耳世蕃恚使吏部以之國故事請分宜意猶豫曰史官

侍王邸豈亦故事耶文貞公時副揆力為慫慂得毋從之國分宜念宗伯且造謝宗伯陽為弗悟也者不謝也分宜敗宦稍稍達而其佐禮部吏部則高文端公儀楊襄毅公博為之長二公皆海内夙望長者虚心待宗伯亦侃侃亡隱多所俾益在講筵文貞公居首揆方倚公自副而以進講語直有所不當忽中旨誚宗伯南戓謂中貴人間之故戓以在宗伯次者有輿援擠而代之其事秘莫能明也文貞公每歎曰誰謂天下事由我尚不

能為國家留一林貞恒自是亦不獲竟相席矣宗伯雖少貴能抑損為恭與人溫溫言笑至於大節則皦然嘉隆之際士大夫有所傳抗顏談性命學以養交獵名宗伯深非之曰此市貴耳叩其中當無有聞者為掩耳國子諸生例必資滿而後得歷事九卿曹屬其後漸以居閒恭宗伯一時謝絕其佐禮部則諸陵貴人以大水請修治與得遂所欲宗伯周視還奏唯長陵小毀當葺餘俱已之所省費以萬計其視南禮部篆而魏國公之諸

孽子邦瑞長而第三子邦寧其母嬖而欲貴之也朦朧為稱繼得封矣遂改送邦寧入太學云當襲宗伯却其移文曰誰謂邦寧嫡耶咄嗟而母嬖也長幼之序疇敢違之當是時為邦寧左袒者衆宗伯與其屬王世懋持益力毋何以言官論建奪邦寧母封邦瑞遂得襲中外韙之宗伯之佐南銓凡六年再當大察其長馮而黜陟焉以公明稱入賀萬壽時江陵柄國張甚異宗伯以舊好往相與除前意宗伯自公見外辭目疾弗往為曲宴

折簡以要宗伯亦弗往用是遂絶時文貞公罷相居華亭里中陸先生樹聲為宗伯坐主而賢宗伯歲時脩餽兩家不絶所使蒼頭人司之且北耶則了了一衛南耳而共餽亦不過筭器食宗伯居恒撫膺已矣非徐公毋能用我者陸先生尤耿介每謂得宗伯當益强宗伯亦曰使我小選慄者何以面陸先生宗伯性尤篤孝其侍榮禄公於館局烝烝色養既榮禄公官南部數以公事如都下宗伯迎送必數十里外長跽而泣抱膝不忍起

上酒炙時手擇而薦之其為宗伯踰艾矣聞李夫人訃號慟幾絶即日徒步出龍江望廬而慟復幾絶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斯豈謂我哉奈何以一官而廢我愼終節以故迨服除至卒不復用搢紳雖惜之宗伯殊自快以得長供奉榮禄公也友愛諸弟疴癢如其身憲副君稍長養而訓之以至卓然有聲稱者宗伯力居多榮禄公饒多子孫不能容推舊廬宗伯遇火圖書器什俱盡至假康懿公廢宅以棲性尤好客客至輒令具酒炙度

歲租入幾何奉榮禄公甘旨外悉以供客或不繼則笑曰姑罷酒繼而後語我蕭然四壁無長物也部使者欲為宗伯治第有疑獄可出者使宗伯所親善諭意宗伯正色曰女少而婺晚乃改適耶卒不敢復言宗伯常再考會闈一典順天試及掌成均學其門生故吏徧天下無一字居閒即歲時伏臘問餉無絲枲之納其郤眞定鳳陽二守賂尤表表者嗜書手不時釋為文能復古然根柢理道不好為浮靡以獵名臺辟纂福州府志縉紳

以私請者積篋不發曰豈欲陳壽我耶且是寄與考功令孰重志成讀者服其典刑又刪輯八閩通志垂就則病矣侍經邸進講有四書直解誦四詩有詩說並所為詩文甚夥厄於火今其存者猶若干卷宗伯少嘗讀書大中寺寺多祟至則屏匿祈雨留京禮城隍廟而歸假寐若一青衣神跽而曰日壇封矣起視日正午俄黑雲翳之澍雨霑足以是心自負其病也亦坐祈雨而應為濕所中云有三子世吉以蔭為太學生世勤邑諸生世

陞幼而從予請傳者則世勳

王子曰明興縉紳無世臣則三世而八座者獨林氏而又加一焉不亦振振盛哉然而天下艷其盛而中惜其不盡究用者其故可推也文安公優游盛世經綸之畧與諸賢共之晚而戹宦豎危得大柄不果榮禄公終始當悍相嘿嘿守操以老宗伯在通塞間其際猶之乎二公雖然宗伯自死蚤耳不死固未可量哉抑毋但八座蓋三世而史局而太學師佐銓典禮天下尤艷之文安

與榮禄公皆富壽久為人父宗伯僅為人子弗及終以故尤惜之也余皆不論著獨論著其直道能自完於出處則三世一轍乃可貴耳世懋者予弟其持魏公事尤力於宗伯稱益僚故附存之

王將軍傳

弇州生曰信陽益有王太史祖嫡云余以隆慶之初元伏闕上書為先御史大夫白冤狀而是時太史辟公車亦白其父故將軍寃相與談摧文事甚洽也而無何皆

得雪散去明年余強起一官而又三年太史成進士入讀中秘書晉國典史以文行名天下蓋又十餘年而始草事狀見屬曰柰何厪以一金緋還先將軍為能瞑先將軍地下哉余乃歎曰嗟乎古固有之漢文誠才李廣而惜其不遇時也謂子當高皇帝時萬户侯豈足道哉雖然廣自骫髊不侯耳彼其再至九卿十為二千石四綰將印大小七十戰而尚不侯夫豈盡不用者任之若王將軍則真所謂不遇者也於是作王將軍傳王將軍

諱詔字子宣其先山東之德州人明興有汝錫者從徐魏公北征積戰功授大寧中衛百户復從燕王靖内難戰死夾河子悅得為正千户改隸河南之信陽衛有子端襲而從王大司馬恕平荆襄寇獲其酋拜明威將軍仍故衛署指揮僉事明威公有三子獨一子瑀存嘗與其所善僧慧昭語因果慨然曰虞司隸以殺降不蓋丁吾結髮行間即以為戒往荆襄之戰蹈於阱而下伏三男子從者請馘之充級賞吾弗許曰彼寧眞盜耶即眞

盜非接𠆸而抗者吾何忍以為利也資而遣之今吾老矣僅一子弱而未有孫豈有所憾哉彼虞司隸之謂何慧公拜曰公行得孫毋苦也已而瑀之婦娠將蓐而明威公晝若覩慧公入者報將軍産矣慧公亦以是晨滅將軍生之數歲而父瑀前卒育於明威公少而從塾師習制科業則工制科業已習詩五七言絶則又工五七言絶然明威公弗善也曰我惟汝一綫息恐以老博士而棄百世汗馬勞乃教之擊劍騎射則又工擊劍騎射

然不廢書而明威公以壽終將軍年十五居王父官及長白皙踈眉目鬚下垂腹上官見而異之俾理衛屯政為搜伏蠹清乾沒捬循其步曲襍戈耒而從事居十歳所田有滞穗庾有浮廩臺使者所旌牘約畧如歳數而會他屯將陳弘道當以法笞其雕卒陳上憾訐其所侵屯餉以數千計列之御史御史下郡劉司理逮弘道弘道實不侵也迫而謀之老吏老吏曰御史駝駝若曹司理唯御史指安敢為若辯然其人墨而與黄博士有連

為畫策行五十金博士俾居間以百金投司理果曰吾能輕屯將罪不能反也老吏乃復畫策令援將軍與他屯將葉本高共侵餉司理為牒召將軍對將軍時從客飲漫不知所坐以詰牒者牒者怒走之司理所謂王將軍踞而詈我公司理大怒發卒百人使别將將而圍捕將軍時將軍方之村舍有告者曰捕至矣司理將甘心於汝將軍恐甫上馬而追至將軍彀弓注别將而曰吾罪不至死所以逃者避司理㬥怒耳俟其解即歸法若

失我不過笞笞而全故人誼若何不者汙吾鏃别將猶豫未果而從卒爭前挽曰王將軍寬而撫我曹厚公得笞吾曹請肉袒將軍乃得脫匿跡他郡侯御史離部而出就獄則司理已當將軍侵餉千二百石葉本高稱是而引道所坐顧僅八百石竟如老吏指遂坐將軍永戍追所侵餉將軍家素貧獨有城西莊一區竹萬竿書萬卷盡鬻以償不足獄吏又亟侵之母夫人憂之甚悉脫簪珥衣服以償又不足器用且盡而遇大赦除餘餉還

故爵將軍憒句校倉餉故在乃訢之後御史後御史心知將軍寃而慮反前獄不便謂曰幸不失迺公爵何憾直不疑償同舍金非長者耶子之三十金曰以佐囹圄費而俾贊軍政又十餘歲為庚戌大敵薄都城檄天下兵入衛而兵備使者黄君某當發汝南三千人大都非老弱即游手屠沽兒黄君憂之以屬將軍將軍請悉汰去不堪者募壯勇教以司馬法不逾月而軍成如舞如組又若風雨黄君俾將軍率千人前驅至鄴而以敵退

罷歸往返所經邸肆不知有兵過黄君益奇之而會徐御史南金以清戎按汝大閲而怪其軍整暇非目所睹問黄君黄君以將軍進立語移晷則大喜俾盡護汝卒製大纛高牙以寵異之盡奪衛篆及屯操捕廵諸事予將軍御史威嚴甚他將吏見者蒲伏唯唯得一嚬則汗沾背無人色而將軍獨洋洋自如又盡失其事衛將軍刺骨會鄉人一御史按浙道歸里乃爭譏將軍而黜者至飾二姬以進御史至浙乃上疏言文吏坐戍赦還不

署事而武吏坐戍獨署事是使武吏輕犯法也請一切罷署蓋異以中將軍報可而是時代黃君者為關西宋君怒將軍不索糵而謁刺求陰私無可指至是乃廣御史議謂犯而非永戍者身歿之日其子孫昉得襲蔭以將軍昔所坐係當永戍也第不知將軍獄未竟不及戍而赦然用是僅以冠帶里居盡失其衛事於是屏居黃嶺餘故瘠田數十畝從僮奴十指犢兩角躬墾之秇竹灌蔬與信陽諸名士結社為詩至成帖名之曰耐辱子

又有談録二十卷所著多竒聞自託以虞初諸皋之類
而不詭正道將軍既負竒不盡究思欲一自奮而賊師
尚詔綦起破宋州傍掠睢陳閒兩河震動涿鹿焦君其
以兵備當率所部與賊角而卒疲無足任者憂之以問
故時校咸謂當王將軍為帥士選而飽今何可復望焦
君乃幣致將軍將軍辭疾不肯往人或謂即不以肘印
易耐辱子獨不為先明咸計耶將軍見焦君為言賊名
起為合縱中多燕趙青徐流剽騎一當十者驅疲卒應

之徒有披靡走耳幕府不以其老不肖請見署以便宜從事勿徇文法乃敢聞命焦君曰善唯君之所之將軍乃樹標而程士共中者僅十二三授以參伍偏縫之法捐直授善走者使覘賊所嚮而厚覆待之他將莫能用也葢連戰遂大破賊而他將或小勝或否更以是忌將軍而間之既報功將軍僅得旌從有司賞將軍自是歸卧黄嶺而歎曰已矣終廢不用矣謂太史千戶公百戰而身膏草野以有此世爵明威公討寇三月不脫鍪鎧

髪禿盡得小署級耳至我以一單辭而亡之我何以見二先公地下於是强自力投所知求辨洗不得而門下客漸散去誦曹顔逺詩𫿞欷曰吾始謂孟嘗君居淺中丈夫耳今乃知其不易堪也於是日課責太史兄弟為文益篤而久之太史舉鄉薦歸奉觴稱壽將軍猶慨然謂我無憾於汝則我先公能無憾於我逾欝欝不樂將軍故善食酒至石許不亂晚節尤好之酒酣輒長嘯嘯已曼聲為楚歌泣數行下太史所以娱悦之者萬方乃稍

稍釋而其後感末疾寢處不肯服藥曰我命在天盧扁何益知言哉太夫人在堂我獲前蓐地下以待何憾所憾者竟無以見二先公耳手太史兄弟而囑曰毋祔我先塋毋求貴人銘我第藁葬官道傍題曰前明威將軍王某之柩足矣已而卒將軍事太夫人孝終身無間言即大醉脩容而後進之恂恂如也視財賄如糞土而重古節俠事赴人之急甚於已能書至徑尺者尤遒勁其射十發必命中自少至老不釋卷

幷州生曰古所稱國士無雙王將軍近之哉太史之雪王將軍寃復其官而有子延世繼之僅踰冠而隷大司馬都試第一叅襄平軍事批亢擣虚進署級為實受已復奮勇斬殺過當超二級為指揮使子世襲太史謂兒子未稱才即才寧敢望我將軍也嗟乎何我將軍之難而兒子之易也余又聞之太史將軍嘗奉監司指捕馮氏之為妖術聚衆者將盡僇之以反聞將軍獨不肯曰愚民相聚徼福利耳非有反狀足僇也勝之亦傷天地

和不勝而如黄巾之纍何以解於是集父老喻之立散去而篚治馮氏之為妖術者馮氏妖亦遂絶予謂王將軍不濫殺類明威公而其所完大李廣視王將軍誠材武然何至斬灞陵尉坑隴西降冦哉至孫陵而陷敵隤其家聲非不幸也王將軍者固隱約坎坷以終所以貽子孫宏遠矣

弇州續稿卷七十五

弇州續稿卷七十六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傳

馮廷尉京兆父子忠孝傳

王子曰余入朝所睹接諸老先生能言馮御史父子忠孝事葢未嘗不津津致執鞭之慕也既而曰吾聞之老

于士豈願欲有忠孝名哉至治之世天子穆穆羣僚師師亡毛髮之過舉隱憂以來言者諫鼓謗木日懸而不用仕優游於朝四民優游於都野亡忿鬩訟爭之日椎剽九桴之夜凶侵癘札之歲以相保終其天年即用勞承志之外亦何所效之故士至於忠孝名要非有得已也然而使士得全其名而以身免者則君也實天也馮御史之始成進士也以行人出勞兩廣大帥王文成公守仁文成公進公而語之道公不覺屈膝已薦束脩為

弟子文成公亦器之每語人任重道遠其在馮生哉公以行人高第得御史分司留臺故事御史有所執訊甫具以移刑部曹郎俾為獄不復更相關也公下所司必從曹録獄牒以報諸曹郎噪其尚書謂御史屬吏我尚書以語公不為動曰御史非欲屬吏公諸曹也欲因以知事首尾孰為緩孰為速孰為可否體當如是耳尚書屈遂著為甲令尋疏論留守魏公不當越江役諸衛卒語侵大司馬奪一月奉魏公慴不敢越江役衛卒矣已

奉命巡上江故事邏卒獲盜多寡為殿最公嘆曰是必有孽盜以免殿者下令卒畫地而程之以不被盜為上功獲多而覈者次之民自是不虞盜誣指揮張紳挾汪御史大夫鋐而殺人公立訊實之法汪大夫以上寵之故勢張甚請大計覲吏時南諫臺毋得先論摘俟既畢事而始論摘其尤者部院更衷之公謂南諫臺論摘在先北在後皆所以詳覈官邪司察漏網大夫欲自收寄而奪耳目之任不可上疏力爭得如故事汪大夫慍而

險能窺伺上指沮折其屬又阿臾時相數更職守以自
固公復上疏極論之時上方喜新貴人議分建南北郊
又欲令皇后出蠶北郊而擿其不合者著論以邪徒闢
之中外惴惴莫敢抗公獨上疏謂陛下必不忍以敢言
之士為邪徒此殆左右奸佞欲售其說者陰詆之耳今
天下士風日敝以緘默為老成以順臾為平易以特立
為矯激有所建白咸指為沽名言及左右輒寘之遠譴
不惟父母妻子怨其不能持禄保身而朋友故舊絶跡

往來以避權臣之怒陛下尚猶以邪徒目之則唯有甘心立仗之馬喑口朝陽之鳳而已古者天子躬耕籍田以供粢盛后親桑蠶室以資黼黻文章未聞出郊而蠶也今士庶之家少習禮教者必以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為美俗堂堂天朝四方取則焉可舍九重而遠出郊宿乎是禮行後世有特書者曰后親蠶于郊畿外也視陛下當為何如主也南北郊高皇帝未定制也分十年而合合百餘年而列聖繼之未有改也今陛下一旦改之

行夏之時而顧復周之祭先地後天則尊卑之義不明分天分地則神明之志不通夫百年而成一旦而毁中人之家守先業者尚知其不可而況陛下為天地子為宗廟社稷主哉陛下服歷大位九年于今矣以為治耶亂耶安耶危耶太倉水衡供億不足耶貸盡矣三輔近畿關陝河洛赤地千里人且相食矣兩淮旱蝗草莖木葉亡子遺矣江南大水歲課不登爭流竄矣閩海叛卒至殺兩省長官矣延綏一軍素稱忠厚為殍者二萬餘

矣地震星孛産妖作異草木變怪禽獸為孽置郵不絕書靈臺不絕奏陛下了不之卹而沾沾焉自以為治安今日頒手詔明日降勑諭欲以配追前王軼駕後世臣故知其不可也因勸上速停二議開言路且以堯舜之用元凱為勉而唐宋之徇林甫安石為戒俱報聞當公具草時分且得逮而上寛之弗竟也公益感奮思報會彗星見遂極論汪大夫為腹心彗並及二相臣以為召用者宜亟罷罷者宜棄勿用遂倣范希文百官圖例

悉品諸大臣以其賢當簡用其不肖當斥其辭旨峭厲
上志甚馳緹騎逮之至京下詔獄苛究所主名榜掠瀕
死者數四公執語不移遂移秋官獄論比附上言大臣
德政律斬而疑之或得從輕比上奪尚書王時中職侍
郎聞淵歲俸郎以下遠謫有差公遂真論斬矣時汪大
夫得驟遷太宰而王肅敏公廷相代為大夫議以公所
坐特毀譽失當與三尺不盡合疏請之不聽尋當論報
以例會審南闕門汪太宰時執筆故令校卒持公轉膝

面之公即起立不跪太宰怒謂汝上書欲死我既下獄復欲為厲鬼以死我死今不在我手耶公叱曰若安能死我即重我不過磔若又安能磔我太宰益怒謂囚何敢叱大臣公曰大臣而無君人人得誅之何但叱為太宰乃摭公獄中事謂以受人餉公笑曰如若言不過以義槖饘耳不至如若以選人市又受某某金而薦之開府太宰怒甚推案下欲拳公公應之聲益厲王大夫好謂馮御史何絜為祖宗不殺諫臣百七十年矣豈以而

快心破祖宗法又為太宰有法在以法論御史則可以
怒論御史不可夏宗伯言亦曰此豈宰公私家耶太宰
乃止然猶詈公情真公挺身出不顧觀者皆嘖嘖稱嘆
曰是御史始者以其膝鐵也其辯口則亦鐵今者覺其
膽與骨皆鐵矣因目公為四鐵御史且録其語傳之遠
外而上所使詗事者密以聞頗為動容是冬得不論當
洶洶時有遺公藥者曰毋再辱公推之地曰不聞王新
甫語我豈兒女子耶御史陳事不當伏歐刀都市以伸

明主法何言辱公在獄而有孝子京兆君事公諱恩字子仁娶於金而舉京兆君京兆君名行可有兄弟十人而君為之長當御史公下獄時君甫十三歲即伏闕上書白寃狀括髮短後衣蹩躠長安街中見一要官轝過即攀跪泣請其辭絶酸楚不忍聞皆掩耳促舁者疾過之其又二載而君年十五矣會冬事迫乃刺血書疏叩公車大略言臣父恩幼而失怙祖母吳含飴哺之以長成有今日不幸私憂過計欲為陛下作一吠奸之犬而

頓忘逆鱗之戒遽陷大辟塗炭都市竊念祖母吳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臣父今日死祖母當以今日死臣父明日死祖母以明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煢然一孤寧得不死惟兾陛下哀憐之縛臣置辟而赦臣父得以茍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僇臣不傷臣心臣被僇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刃納言陳經見而憐之為封上有旨法司更審時王大夫循在事與聶司寇賢仍以公前律不盡合請報減死戍雷州公戍而汪太

宰亦用姦事露罷矣于時海内翕然謂馮公死忠孝子君死孝然卒皆不死王子讀之蓋至今猶凜凜焉已而歎曰嗟乎夫孰非天哉今夫高文二祖至神聖也從法語如轉圜然胡至斬王權磔蕭儀而屬曾秉正也始約法而天下有觸羅者皆以子請代得免既而不勝請乃許之如陸安鄭士利輩不可指屈蓋人子之志伸而於太和不無漓哉夫馮公伸為臣而其子伸為子然而卒以全者天也蓋馮公之後十八年而楊忠愍繼盛不免

矣其婦諄天而請代而若弗聞矣故曰天也馮公既得雷州戍雷之薦紳衿裾迎而師事之頒白倪孺相牽藉指目公以為非復世間人公後先凡六載所悰寄在吟咏甚適也獨不能忘母吳太夫人而會赦歸雷人祠之十賢堂以配宋之遷客寇準李光輩公始獲精心養母吳始公少時食貧不能恒治甘旨一日彷徨無所出之中野遇一雉飛入懷以佐午具至是歎曰吾今幸不至窶吾敢以儉吾親哉於是日徵水陸之腴以薦每行村

落間輒奉板輿偕采田歌懽悅之盎太夫人九十五而後終公亦逾六十矣猶烝烝孺子慕也公材大既蚤廢亡所施居恒慷慨謂猶可以為德於一鄉已而曰是不易以不貲惠也出槖中裝頗買陂田之瘠者募貧人佃之教以計然之筴而亦會有天幸傍畆益拓所入漸廣乃首推母吳意以贍其族季曰乾曰坤者又贍其女兄弟之歸張震王夢癸者又贍其弟之婿奚繼之者已又贍其兄子隲可為之娶婦嫁二女而穀之已又贍宅弟

族子數可立可仕可還可又贍諸姊妹之適莊華陸府鍾鳳者已又贍其布衣之交曰郭濟沈蘭錢穀者經生交曰張思者患難交曰李啓祥者通家之後人曰戴九甄曰蘇允厚者或授之室或資之學或卹其死柳御史與周主事之坊其裔孫貧售之公公與之直而後歸之又贖錢修撰之坊以授其裔孫曰毋更失守也倭入寇監司募僧兵禦之公所齋廩犒獨當公家半士女避倭而徙者皆為授廬傳餐以濟之大饑疫煑粥南禪寺哺

饑者劑藥以治疫者所全活甚衆又割其膏畆數百俾代區賦長資曰柰何吾安坐而視汝剉産也始公之急治生而人疑之既伺其所歳出乃曰馮公殆為它人治生耳孝子君既出公於獄遂益習經術甫冠舉鄉試高等歸而佐公為義㑹公元配金孺人以老壽卒君籲禱而請延不得則慟絶久之乃蘇蔬食不入内者三載而念公老不欲傷其意時和色而後見不使覺也葢鄉人益稱君孝矣㑹穆廟初御極旌諸言事者馮公業七

十餘銓曹欲用公而難其老乃疏進大理寺左寺丞再以廟恩加朝列大夫而部使者方列上君前事下大宗伯覆覈無異特旌君為孝子表其廬於是馮公父子忠孝事大著而君以數竒久困公車馮公督之謁選曰吾不任報國矣若不以時需一命以攄汝蓄如吾志何君謁吏部選得光禄署正光禄中貴人陸海故以魚肉其大僚至四署則益卬君夙戒其屬務飭於上供之物而中貴人至欲有所恐喝而君陽為不知者縛夙猾之役

而數之曰某事為某奸某事為某盜不而貸也蓋皆中
貴人交關陰私狀中貴人欲假上供物以難之則皆飭
乃更扼咽為諸役請命而出問知為馮御史兒相戒竟
君任亡敢干而君當以預贊大典論勞有大紅繡綺衣
之錫蓋用四品例云會以公病乞歸公強無疾老而稍
善忘比疾革謂諸子曰負國家再生恩已矣屬之而曹
耳謂長子見者以行古道其猶有古心乎諸季可取師
也遂瞑明年郡邑大夫師生祠公鄉賢祠君之奉公喪

毁脊而抑於禮如其奉金孺人喪服除遷通判應天府君益臣子又自以孝廉重公卿間毋敢吏畜之而君益自勵為精勤每有所委署恒单騎往曰奈何以口體煩人當論市役一瞽而卜者訴曰何以任帛供君曰若誠卜且瞽若父不共所兄共所為千金市耶里人推槽坊供者皆窶人子公怒曰去之東偏共家不以千金張槽坊而委之窶子杖而更之當監掣鹽務推抑大賈而寬中賈以下咸稱平其監烙駒亦倣其意先豪牧之饒秣

者監清屯田先豪伍之兼并者以故所至輒辦理然君砥砥持絜法亡所阿徇御史臺有胥史見訐下君治而心庇之比獄上欲曲罪訐者君持不可而止嘗奉委逮魏公從子及其家奴稽故不發君使諭之曰若不熟鐵榜耶而敢抗王法即八議在魏公不在爾輩從子蒱伏請罪君痛抶其奴悉抵法數從子而宥之司内樞之貴人用督捕責君受牒君使一役受牒貴人恚乃為名以抄案脅君吏往吏咸惴無人色君謂而貴人不解事京

兆不受彈壓我以吏往而貴人不以小墻來耶貴人恚
雖甚悶知君為馮御史子逆自折然君於職不專為伉
其治民大指先教化而後刑罰有兄饒産而弟窘者誣
其兄君不直其弟使具獄而徐動以天性兄為哭欲寛
其弟而給之弟哭請畢死不敢負兄遂相為敦睦君又
辯故宦家爭嗣微曖與富人之孽子寃死者翕然稱君
神明君嘗屬議高淳事高淳據諸郡上游而頗受諸山
水故有堰障之其水傍溢頃田數十皆浸或請決堰以

露田君曰為田幾何吾寧無邑子情安忍鄰國為壑則
又請省賦以蘇常郡賦補之君曰蘇常賦重極矣能徑
省高淳賦則可以蘇常補則不可乃議調停虛糧以改
折代高淳之困亦蘇其後復歲饑桴鼓不時起而君已
去邑尹謂非君行賑且立稿君即日命駕趣之邑哀號
者道闐嗌也君褰帷而示之曰我在毋憂稿君故已悉
得其田饒瘠主名毋敢下上者散賑日所至俾貧人魚
貫受粟悉以實往咸驩呼祝君有後臺使者上君治狀

卓異先後十一疏而是時少宰王夷陵嘗以公分識君貽書君謂相國與太宰逅而賢君吾從旁史之非久遷矣君不答人以誚君君曰彼賢我則不責我答責我答我故不受彼賢何與我為君坐是竟不遷以考最不欲北謝病歸脩其父行誼甚適也馮之先讙以俠亭以守刦毋擇以戰咸顯名秦齊韓趙間至漢而奉世野王以威重廉靖稱其後道𢙣貴壽京稍騫諤然未有忠孝表表如廷尉京兆父子者雖然亦各所自重舉之耳以跡

廷尉終始則何嘗不篤孝焉京兆故不盡究材其材何嘗不宜世也抑其奉公守法足稱矣又皆博學工屬文而傳其業者廷尉之子學憲時可京兆之子鄉進士大受尤有聲大受與王子善故為論著之如此或謂廷尉有恒言行陰德而使人知非陰德也讀京兆之辭孝子旌懇懇縣衷悃矣今奈何使人名之又恐以君親使人名之也王子曰然歟否否使人不得名者盛世事也不欲使人得名者忠臣孝子心也名忠臣孝子以風天下

者民秉彝也且夫名教者聖人之所不廢也而又何疑焉曰馮廷尉京兆父子忠孝傳

陸子傳先生傳

陸先生者諱師道字子傳其先蘇之長洲人生而頴儁七歲能裁小語詩稍長受王選部穀祥易以易補博士弟子郡守聶貞襄公豹試而奇之令改受春秋即以善春秋聞時年甫二十餘而會其偶曹宜人卒崑山吳中英先生者名儒少所當意見先生而奇之以女女焉是

為吳安人遂與吳先生同薦應天先生秀眉美姿玉立頎然其再屈公車而詞賦聲隆隆起凡六載始成進士所射策入故相夏文愍公言手大奇先生為言於故相李文康公時曰是子也其文賈董而書則鍾王以第一人聞是時上不盡寄相臣柄移之二甲第五選而得工部都水司主事任職潔廉無害夏公内自恨奏改先生禮部儀制司供事制勑先生雅不欲近相臣而念越人勇之說進所取應制酬代漸詭因母陳宜人病請急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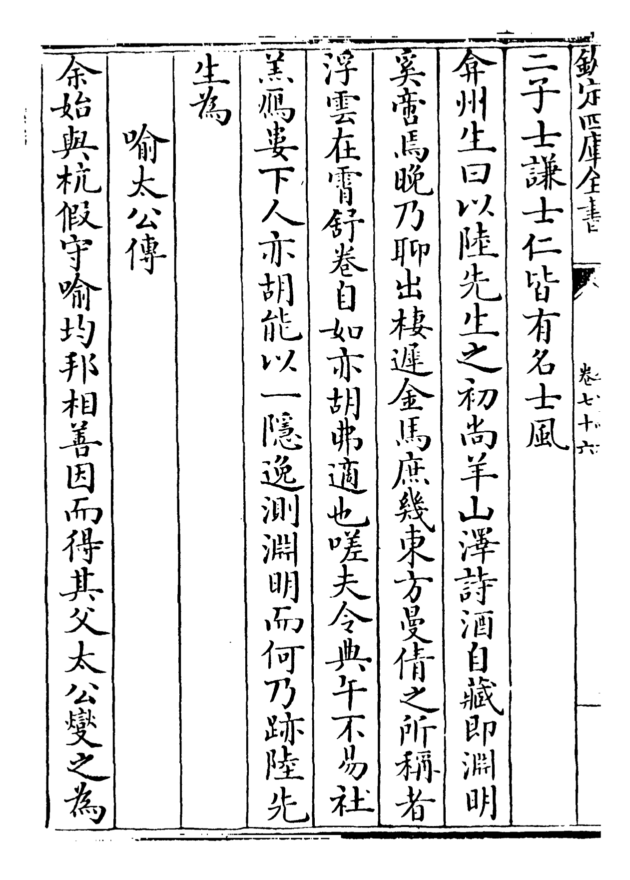
侍久之陳宜人病寖劇先生謝客隱湯藥間晝莫亡間時時搏顙籲天請代又嘗封股羹而進之病良已又病目先生三舐之亦已會所予告過期遂不肯出益肆力於學其學自九流七畧稗官黄衣之屬亡所不窺手抄典籍後先積數百千卷丹鉛儼然益工歌詩及古文辭又益習書小楷以至古隸皆精絶又傍曉繪事簡淡咄咄逼倪元鎮時文待詔先生徵明者里居而亦善詩及書及繪事先生造門用師禮禮之人謂先生業已貴胡

折節乃爾且不聞世以執目文先生耶先生曰子言之誤矣文先生以執藏道者也自吾見文先生無適而非師也者奉之益篤文先生亦篤好先生即膠漆莫喻也諸臺使慰薦先生者無慮數十疏自世宗朝執政者好拔其黨據津要以相翼毗而輕於棄名士大夫而士大夫亦醜之莫肯為用而吾吳最盛前先生者有王參議庭陸給事粲袁僉事袠皆里居與先生善而先生所取友如王太學寵彭徵士年張先生鳳翼兄弟多往來文

先生家與文先生之子博士彭司諭嘉日相從評騭文事攷校金石三倉鴻都之學與丹青理茗盌鑪香翛然竟日間從諸賢出遊汎石湖取越來道放舟胥口尋覽虎丘上方支硎天池玄墓靈巖鄧尉萬笏大石之勝吳中好事人操酒船跡之於山水間先生亦無所拒取酣適而别興到弄筆得溥蹏阿錫一點染若重寶簽是時海内懸格以購文先生跡次及先生先生不爲意尋而陳宜人以老壽終先生哭毁幾滅性而素所友愛弟安

道亦卒以是日邑鬱忽中風蹶憒憒嘔沫久之漸愈而性理亦少錯矣先生林下踰二十年而受易師王選部亦以久廢俱負公望朝之執政者新以名起先生與王君先生就王君而筴行止王君曰吾老矣即並命而並不出將以我曹敖然而忽忘君父先生乃起就補南儀部召為膳部郎中甫上擢尚寶少卿尋奉使祭秦先王公殊自快以生平所慕者關中形勝今幸一寓目焉乃縱遊二華觀龍門砥柱浴驪山温泉弔漢唐諸陵所至

皆有詩而秦之嗣王習聞先生名厚幣以饗先生謝弗納歸署尚寳篆會以穆宗登極推恩贈先生父母妻而先生階奉直大夫勲協正庶尹亡何故痾復作乃再上疏予告歸歸六年卒王君旣奠先生出即謝病卧復起居兩歳果病病久之而死其於先生雖為授經師而行能姿槩略相甲乙王君風度整潔而先生襟宇沖夷有足當者其月旦亦埒之先生初號元洲尋更曰五湖以表寓也卒之年六十四所著文集左史子漢鐫若干卷



二子士謙士仁皆有名士風

弇州生曰以陸先生之初尚羊山澤詩酒自藏即淵明奚啻焉晚乃聊出棲遲金馬庶幾東方曼倩之所稱者浮雲在霄舒卷自如亦胡弗適也嗟夫令典午不易社羔鴈要下人亦胡能以一隱逸測淵明而何乃跡陸先生為

喻太公傳

余始與杭假守喻均邦相善因而得其父太公爕之為

人又得其詩萬歷之癸未冬而邦相以書自杭來曰日
奉吾父之郡邸養而忽忽不懌謂孺子吾不敢望故豐
鷄犬奈何坐肥我則一奉之西湖上亦不肯再曰夢境
耳且吾不欲使西湖之識假守父顧案頭有弇州山人
集讀而心善之令日進二三編居四十日而盡乃曰吾
日登弇州之山而與山人遊不亦大快且吞所謂西湖
八九不芥蔕乎我歸以山人老矣弇州山人者世貞也
居一月所而邦相手草太公之事狀而來請曰吾父不

獲面先生而先生之言在吾父胷臆其可以當先生世而失吾父敢以不朽請余曰微而請余故嘗得而太公又得太公詩矣世所稱相知者寧面也屬有文字戒則以太公故綏而為傳之太公者字廷理父曰朴齋公桒生太公九齡而見背有母劉在兄弟凡三人而太公居仲伯氏煌秉家政才足樹也而不能無别帑計歲少羸積劉夫人恠何以弗羸也而語太公太公詭對曰自吾考之見背中外若蝟逼焉得弗隳足矣何敢望羸劉夫

人意乃解而久之伯氏亦卒有三男二女未婚嫁太公代署政則益精勩課童奴事耕織計歲得廛廛當出以時消息之故為季也室已為伯氏三子室而字二女歲計之若小𤫊者劉夫人復恠之若材乃逾伯氏耶以伺其私槖亡有也當折箸則盛推其園田以授季與伯之子而取其餘不合親友不立盟辞交讓而後飲極懽而退自是劉夫人獨就太公養而季以火燬已而延太公所亦燬獨伯之遺舍存太公仰天謝曰幸憐我不困我

胼胝以日夜覆露三孺子足矣謂季來合而奉太夫人
儆比舍居無憂色然自是家日益削與其婦夏安人節
腹以資太夫人廿不使知有約也太夫人卒不能具窆
季奔走匄貸以襄事而毀瘠勝之人人歸孝矣太公自
是不甚力治生而會邦相長則力課之明經屬文邦相
有材氣然自負躡躡不肯就經生規太公必挫之使就
經生規而後已性又嗜讀書至丙夜聲琅然不輟夏安
人戲謂得無更作博士弟子耶少而不讀今何讀為太

公笑曰少不讀故今讀之且書寧為博士弟子設也太公之所精治獨史學上下數百年間事指畫舌湧如覩邦相既業成而語人吾不治史從傍耳吾父談隃於目習多矣太公故塵土財帛喜施予而奪於力弗繼自邦相之通仕籍若少可以行德者即宗戚中壯有室歿有歸孤寡有衣食其半皆於太公乎足客至毋問蚤莫輙呼酒炙彈棋鬭梟竟夕不示倦色甚至比隣貧不能留連客太公為延致曰奈何吾里而有枵客也以故太公

之稱封君者十餘年而不名一軒南訕無傍拓吏自喜以為快邦相郎營繕當治倉與倉曹郎有連而失其意倉曹相容也讒於相謂邦相嘗有所雌黄激之怒以攝督倉侍郎因事刺譏邦相一辱給事中從而實之寘獄訊邦相禍且不測太公聞而晏然曰兒非不自愛者命也已而得白薄謫楚寮幕歸而請罪太公復欣然曰咎不自爾掇命也何害至邦相宦楚幕奔亥安人之喪歸相勞苦久之邦相按廬產猶故喻也太公伺邦相槖猶

故邦相也父子泣相慰曰可以終身矣太公之所最樂者就邦相營繕封與燕之賢豪長者遊然不久棄之去其次就邦相蘭溪令所風令以寬平無忮令能奉行之亦樂也而亦不久去大約如在杭指太公生平潔脩巍坐袖手雖盛夏冠裳殊楚楚年七十有七矣神形猶峭爽目閃閃如巖下電飄髭拂衿領白而光可鑑也太公不喜屬文以其去情性遠而嗜詩老而吟咏不衰邦相私評之以高處鴈行岑嘉州下亦不減元白其為五季

樂府慷慨激昂則辛幼安劉改之也人以為知言初邦相之封太公如官也飭冠帶組繡以薦太公為一再御然不恒御也里居馮一倉頭卒遇之不知為貴人郡邑禮請鄉飲亦不肯應而自號曰素軒鄧太史以讚嘗因其七十而為之說謂有天籟而五聲於是乎生也有淡而五味于是乎生也有素而五色於是乎生也籟不離聲淡不離味素不離色且日鬬接而守之卒未免不勝之患焉故道期乎齊知之不能知而言體乎常名之不

能名子將進公於素之上乎太公曰吾安知上吾長保吾素足矣

弇山人曰如鄧氏云太公將不得爲有道者耶豈不貴黀德不近名以素爲緯復取爲經外若曒曒而中寘寘其子師之拙宦乃成其見若不足而終有餘者耶莊周所謂人之君子而天之小人者耶所謂詩發乎情止乎性用自媮適而已若終始不離素者邪相目以如岑如元白如辛劉庶幾闇然而章不能竟掩之矣

以下原書闕一葉

余徵君傳

余與晉陵余司理善司理時時為稱其先桐林君之賢也曰百余其何敢望吾先君而先君困諸生久其應鄉辟書數佹得而失之而不穀乃先先君嗚嗟乎士固有命哉已而以司理語質之其鄉人王祖嫡曾清輩則皆曰余徵君賢者問何以稱徵君曰君諸生也隆慶初天子下有司辟懷材抱德咸推遜君將以君應而君卒學者不敢以諸生目而稱之曰徵君會因司理請乃作余

其意義其有不相連屬者則益之于兩字之間苟又有不明不盡者則又益之于本行之外學者讀本文而覽旁注不見其意義之不足也惟易旁注則有前圖者易之為易其本也圖象而已文王周公孔子之書實為圖象作注脚故明此經者不得不求其本也河出圖洛出書天不愛道泄諸象數一可已二何居作河圖洛書合一圖第一聖人之則之也八卦成列而又因而重之其傳于今也各有横圖圓圖而六十四卦圓圖中又有方

圖則亦悉矣帝出乎震成乎艮其方位之象又何為哉作先天後天合一圖第二先天後天其始其終既各有序矣連山歸藏首艮首坤令不能知而周易首乾坤終既未濟經分上下其間卦序乃復如彼作周易卦序圖第三卦變也卦主也互體也卦數也卦位也納甲也之六者時雜見于經傳必各著其全使人可通考焉可也作六圖第四淳安夏氏有讀易十字樞愚平日竊窺于易得三大義二者經傳訓釋之機要也則以附六圖之

後聖人處憂患之道自履至巽其傳古其指深以之名義殆未足以畫之也作三陳九卦圖第五揲蓍以求卦因變而用爻比義從長宜勿拘一說作蓍卦變占圖說第六夫子言蓍卦之德曰圓曰方固非其直曰七奇八偶而已作蓍七卦八圖第七邵子天根月窟之吟非為令易安注脚也豫章蕭氏周易卦序之學區別于三畫六畫之原而象意昭融玩味乎正變始終之故而教道明著前纂為圖今錄其全文于後而係以邵子之詩履

運處身同一揆也作三十六宮圖說第八八圖為之前而後周易旁注可得而讀矣

葉宗茂哀詩序

新安葉宗茂有清才年僅四十有四卒于金陵邸見聞者哀其遭時之不偶也為之賦詩而里之老友朱升為之序序曰宗茂葉濂翁之子也生二歲移家于婺自其幼以敏給聞稍長治進士業從余復卿先生學戴氏記歲丁亥歸就鄉籍試有司明年予歸自燕山取道至婺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七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張子誠

弇州續稿卷七十七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傳

徐尚書傳

徐尚書者諱栻字世寅蘇之常熟人其先嬴氏封于徐而子孫散居偃師其遷新鄭者為著族至宋而南渡居

常熟者後為著族及明而有官至侍郎為名臣者其徙於李墓曰東徐復為著族凡數傳而至鯤鯤子天民是為尚書祖父皆以尚書貴贈副都御史再贈兵部右侍郎天民家素饒好施予仁義附之有丈夫子四而尚書其最少三歲喪母吳繼母張母之十四喪父哀毀如成人其伯氏謂仲與叔曰堪輿者言吾家必大貴而吾與若已棄之農即貴必是子乎吾曹盡僇力為家而縱使學尚書乃奮自砥厲晝夜讀書通經術以諸生游太學

久之連舉進士出知宜春縣拜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謫浙江布政司都事遷建寧司理同知饒州府進浙江按察僉事遂為其省右叅議以張淑人憂歸服除補故官河南以按察副使視楚學事遷雲南右叅政尋轉其省按察使再轉右布政使移山東為左尋擢順天尹未上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江西入為南京工部右侍郎久之以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治山東膠河未竟改兵部右侍郎仍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兼廵撫

浙江召為刑部左侍郎方候代而拜南京工部尚書未上以言者歸待用於里居二歲而卒尚書之始為宜春也其邑人曰相嵩相嵩以貴勢傾天下而其子侍郎世蕃持父柄益張含中子横行州郡莫敢誰何嵩乃以好飲尚書至半而觴之曰去家遠不能不以付令君尚書返觴嵩曰去公遠無所從質願以一二家老名示事質之何如世蕃意不懌謂大小數千指孰所取家老已而酎嵩曰令君言之當授筆嵩書其老二人名以授尚書

尚書至邑過嵩家召其二人出見而熟視之曰而公命也有所語以告我亡何舍人子横行者前後十數輩尚書悉縛而笞之奴迫且絜泣曰公所言舍人子云何而賜笞尚書曰舍人子何不以名而僅名彼二人嵩父子聞而弗説也業已屬之故不能難而尚書之為令益謹時時召問三老所疾苦諸所治平徭賦省刑罰更定約束皆卓然為他邑冠臺薦上乃以尺一召而嵩父子欲脩𨙻而剌之亡所得列考皆上上陽謂選部郎曰此令

本無長而姑以吾桑梓故借之於是僅得南御史尚書
為南御史則益諤諤持正論嘗因元日日食上脩省䟽
時上已諱之而䟽所論殊剴直報聞倭警海上久益急
江南民婁中兵而水旱繼之尚書復䟽請寛䘏及備倭
五事他論兵計七事多鑿鑿可行部覆亦時持之有著
為潔令者嵩父子更以為辭曰一御史不數月而紛紛
乃爾如百御史何即荅旨不令縣官腕痡耶葢尚書行
而同年楚人王宗茂者亦為南御史嵩父子置酒併召

之盤飧具水陸宗茂多不能名惟而問尚書尚書微笑曰海外物也若何由名宗茂之抵南京未幾而極論嵩父子具疏草成以屬尚書尚書為更定數字時有所善郎在坐夕別而晨馳一介走報嵩嵩以是得為備而譎宗茂嵩故以疑尚書是郎者復泄之而疏辭有設宴而水陸畢具皆海外物語乃益恨尚書屬為南太宰者曰必為我一快志於徐某不然我食且不嚥太宰伺求疵不得因大計京朝官示薄謫而已都事於藩僚最散冗

而尚書以謙徃可坐待遷顧孜孜守法無害趙文華將
大軍南征倭至浙而其督察時尚書所論兵事疏中頗
言其失計甚切文華恨之而為故嵩黨尚書入叅謁文
華佯怒數他吏以威脅尚書尚書不動乃檄使入賊巢
欲餒之賊尚書至而賊已解散乃得免時議者皆稱其
屈而嵩亦頗自悔以私抑其鄉邑令而自樹威尚書用
是連得司理及郡丞而益精勤于職為丞時嘗攝郡禱
雨雨澍應拜火火滅郡士人異之譜之詩曰雙異集自

是擢僉事而胡莊肅公松為藩長與尚書語而器異之尋江右大盜起且用兵而胡已遷為其大帥請於浙之大帥宗憲募義烏兵使裨將戚繼光將而討之以尚書監其軍遂大破賊有白金文綺錫時嵩父子敗而徐文貞公階當國選部郎陸光祖與尚書善而推轂焉乃得稍視楚學楚地方三千里自喬世寧而外按部無徧者尚書晝夜不停瞬寒暑無寧趾朞月而徧十五郡課試畢輒進諸生而誨之行誼經術人人感畏又表先賢之

祠墓如黄叔度周茂叔諸公皆自為之記至雲南而黔公朝弼者悍而驕不肯循故事歸謁留都而悉傾其嫂橐且錮之又淩侮臺使者臺使者恚甚不知所出尚書時以按察具草上臺請論削黜公爵而亟貴其子代署事彼失權無能為而幸其子之得署事當隱忍不敢為變臺使者據以聞詔可黜中遂安同年張天復故嘗參其轄坐贓當即訊尚書憫天復寃委曲為調停以解其他所行鄉約辨疑獄革抽税省宴會滇人戴之若神

明都御史以非所便且謂滇一徐君足而何所用我為因數使人司尚書事尚書即引疾而左使陳善以書說都御史曰徐君奉明公威靈以攝滇吏民吏民稱徐君賢即歸德明公而明公乃疑其侵權者何也令徐君閧明公之有意督過之且去去則善不能獨留矣都御史愧而止尚書之在滇垂六年而不得移近地時徐文貞在位久講學倡士大夫諸以講學名者皆驟顯貴而尚書故講學而獨不得移或曰尚書學不盡為新建而為

閩洛以非徐公指也或曰不然尚書不能事徐公客容無為游揚者徐公去而為高新鄭拱幸用事其兩人若水火謂尚書徐皆南人也而獨留滯滇當亡所附麗遂連推尚書以塞南人意而尚書欲以義報高時給事中笪東光素有狂易病上疏請僇徐并時之所謂賢而與拱忤者盡逐之以媚高會上御朝東光譟於陛法當逮高公為之以病請得罷不究甫歸里而屬尚書薦起之御史以書來約尚書不聽曰吾聞笪病尚未愈何可薦

也東光馳而見尚書尚書謬謂曰君病尚在醫藥而乃輕出耶高聞之怒曰徐某叛我使我慚見吾容必逐之會敗乃得免花園峒賊之在江右者久而剽掠益甚尚書發兵討平之俘斬以千計捷聞賜白金文綺饒故困於甕而甕於貟紅尤不易自宣德嘉靖間再爲之其費本鉅而數不成民以數倍償破家比比至是中貴人用侈導上復行所司爲之尚書力言其不可辭甚苦人以危尚書上獨心動爲易淺者饒得以不大破尚書乃一

切為寬卹而他所請若復臨德倉儲東南餉表革除死事臣崇祀羅李諸所規畫在國計風教不規規一方多報可既轉南而薄其職亡所事事居恒自歎天子不以時見任使即一旦狗馬之力罷而使從少年後難矣會江陵相方貴重思立奇功自固而山東漕河淤羣臣扼腕而談海運尚書為工部侍郎而其長劉公應節同年也故山東之萊人從容言海運必由淮而踰青萊多山能壞舟避之則益迂有內地經膠萊河二百餘里差近

三之二而亡覆溺有故阯可復也尚書與意合各上疏具言其利便尚書遂兼憲職往蒞之用軍興法不能亡所募發其人乍見以為擾爭言之兩臺臣劉公旣理戎政詔往勘處鄉人狎劉公譟而從之江陵亦不能決於是尚書乃嘆曰天乎以一時害而廢百世利固難與慮始哉遂罷役而撫浙之命下矣江陵尚服尚書果勢壯往而是時海塩之隄壞浙之東西亡所不瀕海而海塩拒之不能半里許當宋時累石為隄厚十餘丈每丈費

五百金隄一决則滷潮入而數百里稻田亡弗腐者至是以屬尚書與監司合筴脩築之凡二十餘里大率費減省於舊十之七而堅壯勝之復濬内濠廣六七丈袤與隄等論功賜白金一鎰文綺二有副而倭奴復來犯寧台閩尚書督舟師逆擊之鹵級百賜如海隄上將舉大婚司禮中貴人來責御服袞繡褘翟諸女紅費十倍於昔尚書為委曲調處不足則議加斂尚書曰民力竭矣柰何疏請於上俾司農將作損帑以紓之浙人少安

尚書於浙治狀非一然其大要在裁冗食汰冗兵他供億減節以一身先之郵傳達官還往雖造請不廢然宴不過五簋餽食不過筭器而已又為三辦法以定租調姦吏不得指為姦窟於是浙人益大安而終以纎嗇少縱舍不能盡合貴勢心雖再遷至八座甫離事而言者有所齮齕初江陵之遘喪而奪情也天子為之杖謫諸沮止者而尚書為書草大指謂即奪情不可以無奔喪即沮止者之不當不可以重致罪與廷尉陸公光祖約

以上江陵而尚書先之江陵弗悦也是以有里居命亡何而事大白臺使者亟薦之遂預推南司寇而尚書以藎風不數日卒矣春秋六十有三尚書性孝友事諸凡若父諸從子若子其里居亟為郡邑言利弊娓娓亡非為閭里福者而於姻族惇深矣樸素自喜居平食不再肉一布衣至三澣而未嘗不整冠服左準右繩動止有禮然其自治嚴而待客則藹然談咲若春風尤重友誼尚風節御史宗茂巳物故而行部至其邑見遺孤而撫

之沈少卿懋孝持奪情事戍嶺外道過浙尚書出視無所避為之治薪粲而貽書嶺外之大帥人或以撼尚書弗顧也雖不盡為新建學至所推賢惟新建嘗上書請從事孔廟廷議有抗沮者辨之頗盡亦於物無所不慈而尤惡殺居恒謂太牢最鉅而最有益於世天子無故不殺之而人以為砧盎之恒物者何也以故所莅官必禁止而又梓之書以示人為文章贍而達有奏議若干卷集若干卷外史氏曰尚書首尾四相國毋論其人不

能盡賢而皆欲得尚書或不盡得或肯得而竟離之人將以尚書不能用相國哉夫亦自信其是而已尚書於國稱八座亦至貴重矣然而所欲抒發十不得一二也以故竟邑邑死而至暮年扼腕論天下事不小衰彼豈與沈鶩巖穴槁死黄壤者究日計耶若乃不忍一牛而施由親始則孟子之所謂親親仁民愛物者庶幾不失序哉

少司馬趙公傳

當島寇訌而為世宗之季先後兩貴臣其一以視師往曰趙司空文華而一以督戎往曰胡司馬宗憲大江以南不患寇而患是兩貴臣者時則有兩侍御亦先後以柱後惠文力折之兩貴臣之焰卒不獲大張而越民恃以小挺旦夕之命然卒不能為兩侍御害兩侍御者趙公孔昭王公本固也而又皆同年進士又皆為順德之邢臺人趙公之所值即趙司空最貪鄙無耻恃上寵而挾權相之卵翼之則又最橫公時自福建巡按還以風

裁舉再按浙江司空其部人也而持監軍節以吾吳之曹中丞邦輔有戰功而不相推遜欲劾其調度失策公業為救曹公草露以示司空而語之曰年來遘賊至惟有鳥獸竄耳所見惟一曹中丞強人意而公摧折之何以勵天下司空語塞第曰任公救之上於吾兩人者孰重公曰惡是何言也俱為臣子伸所見何以能逆探人主意且公雖重安能越理而重於我司空度不可已又終以桑梓故懼公難之追寢其疏以解而是時公入司

棘而司空有一子應試乃謬暱公而要之曰老牸舐犢柰何公陽為不悟者入棘約束諸僚寀曰司空謂我矣毋得與寒士爭進罷其卷弗録司空恚甚然莫能報也而屬且入朝因盡籠諸公功而歸諸己公當會稾草畫削其張大誣罔語其疏遂有異同司空力能得之大相然竟不能奪公所守而公乃得加奉及賜鎰金束帛司空自以告訐遷其後卒敗而胡司馬者繼其後而與王公值其人頗豪健有氣於賊多所誘致而其張大誣罔

尤甚且恣為乾沒王公持之力已副臬外地然其後司馬者亦敗王公得叓遷至南太宰而趙公歴中外所至策方面勲而其官僅為左司馬坐宿疾故也公諱孔昭字子潛别號玉泉世為邢甲族而大父俶以惇樸父用以剛直皆著聲皆用公貴贈如其官父娶張淑人有子光禄署丞孔陽德平丞孔儀矣三舉而後得公公生數歳動止卓犖不凡父撫而異之曰官人兒也十六試諸生第一已屢試皆高等十九舉鄉薦遂馳聲公車二

十六而成進士除河南開封之鄢陵令鄢陵吏人竊少之而公素精習法比便案牘大事斧斷小事理解盈庭之訟不移晷而散其興利若饑渴去大姦宿蠹若蝮蝥腕宇單赤若哺乳嬰每一左顧吏胥雖素舞文長者皆若負霜雪而大指寬時時情輔法而行手程賦書以曉草莽夏秋及期疾於委輸四封之外爭來質成隣邑師之如大府而公間詣學宮憫其傾圮曰非吾責耶為造飾一新拔諸生梁策童縣中又妻其無妻之尚某者皆

育而誨之後先取科第去增脩邑城百雉必取穹堅諸所厝置不以煩民葢前公六十年而故少保王康毅公憲為令有善政其人思之至是為語曰前王後趙鄢陵京兆公入臺其始按遼左也則已風稜肅然矣大帥李錡者故與咸寧侯仇鸞比而貴貪虐任情公按覈之褫其職他債帥以次論奪亡得免者再按福建所操持約畧如遼左而吏治加密時其地巳中倭公筴戰守覈功罪每奏牘上尚書無不嘖嘖賞服故滿而有淅之命閩

浙連壤謳謡交於道其聲實亦畧相當而浙所抗貴臣事尤著尋進丞南大理寺亡害未三載進南之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操江防乗上而以贈公憂歸服除召撫宣府宣府故敵衝頻年土斁豕且盡公撫循其瘡痍尋敵深入精騎突至紅山京師大震公與總督江襄敏公東掎而尾之走論功賜金幣以不能事言者見苛擿解所任需命於家將發而吏以故事進贖鍰直數千金公却之不顧尋丁太淑人憂歸服除而誣盡白言路更交

口譽公以公所在著績而浙為最遂巡撫浙東西提督軍務浙人讙呼曰是能折貴臣角者公至而島警屢已緩則為汰冗兵節縮一切横賜濫廩尚方織作歲日益民不勝機杼公請寬減之得報可而又條奏地方便宜分欵十而其要者如定屬郡之兼轄禁島土之開墾捜礦盜之竄藏裁三司之繁禮又若議賑免停勾戍補錮貸上之朝着為甲令新建伯功高而爵久不復言者奏下公與御史覆覈當復遂償珪世世召為戸部右侍郎

甫四月而以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兼撫大江以北時淮徐婁中水飄溢廬舍民採茅菅網鮭蝦而供朝夕猶不給公於常請蠲賑外復移帑金招鹽商平糶值所全活不可勝計而竟以糧運小阻歸里今皇帝初言官復薦公改兵部左侍郎兼官若故撫山西兼督雁門諸塞兵事公行相邉徼要害乘高為峻因卑就深皆屹然天險敵遁巡不敢入賜白金二十兩幣二有副無何大臣閱邉者以公績上賜如初而白金加三之一

公於屬吏賢者加膝而至破侵偷捜伏贖若神一切以三尺繩之不敢用其術支吾晉幾理而有協理京營之召公尋病矣公自釋褐即宰劇邑三按巨省四控雄鎮而軍旅居十之九再丁大喪哀思焦勞神用耗竭竟不能之官既歸疾小間旋發遂戢身醫藥間時遯草野與田更野老較量雨晴而薦公者無虛歲時王公亦謝尚書偕公里居俱負天下望公卒而王公繼之公得壽僅六十五公為人皙而秀眉目朗洞衷坦不為岸谷孝友

天性貴至有封誥及二代父母安公養生飾金紫二凡緣以起家且得官盛矣而獨習為儉衣浣不至三緝不至三不易也出入侊素徒從稀簡見者不知其為貴人所買產多廢丘瘠壟曰以此遺子孫足矣好吟咏尤邃經術遺集若干卷七巡䟽稿若干卷藏於家公有三子一心維謙維謹皆為諸生一心早卒餘皆通經術而維謹與余善弇州生曰當天下無事時士大夫易為守而難見才及其有事天下易見才而難為守嘉隆之交世豈

其有事耶何士大夫之見才易而為守難也乃趙公之慷慨挺貴幸卒以完守終豈不亦烈烈丈夫哉雖然守之難是以數起而數躓才之易則數躓而起亦乘之有由然矣王公之守彷彿趙公而優游顯融緩步而居功名則遘之厚也彼兩賢者若二室之相望於步武間寧非地靈人傑哉

陶氏五隱傳

陶淡字處靜其先自鄱陽徙而為廬江之潯陽人至晉

太尉侃以勲績著方面封長沙郡公累貲巨萬萬珎貨
逌於天府中子夏以無行被徙然能世其業不廢以授
淡淡生而冲静逸邁十五六即好讀易善卜筮時時行
導養之術謂冲舉可立致也服飲丹液辟穀不嫁娶庫
庾所遺積金錢不可指數僮奴數百皆故不為訾省於
長沙臨湘山中築竹室以處惟携一白鹿自隨親故有
候之者即匿徙深澗不令可踪跡州以淡名家子舉秀
才淡聞而耻之跳羅縣埤山谷終身不返

淡猶子潜字淵明一字元亮生而冲素任真有高尚博學能文章為鄉里之所貴初以親老家貧求仕得州祭酒不任吏少焉自解歸州召補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召為鎮軍建威參軍駸駸用矣顧謂其親知曰聊欲習絃歌以為三徑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俾出令彭澤彭澤故有公田三頃潜悉令樹秫田妻子請樹秔潜曰令吾時得酒醉足矣安用秔固請之乃聽樹秔半頃餘悉以樹秫而亡何郡遣督郵行縣吏白應束帶見

之潛歎曰吾安能為五斗折腰鄉里小兒遂棄官歸著
歸去來文以見志其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
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輕
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
衡宇載欣載奔僮僕來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
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
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

而常關策扶老而流憇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
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
兮請息交以絶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
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暮將有事乎
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
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
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
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晨

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而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潛既歸得山田而耕之然時不給葆眞養恬無所求攸園著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飲已必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布衣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潛之自叙云爾尋徵

為著作郎不就當義熙中車騎將軍劉裕雖以義帥翦
大憝光復宗社婁移敵國威望崇著而志存翦商九叩
觥趾潛心知之自以先世為股肱不忍覩其事肥遯彌
貞放跡事外迨晉命既革益務沈冥唯所標詠不著新
統以見志而已潛既自遠城市他亦無所請報獨鄉戚
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等或齎酒相請或要之過飲遇
不識人亦便共醉亡所忤閒之田舍及游廬山五老峰
履跡可數時釋慧遠結諸苾蒭白衣為西方之社康樂

公謝靈運少年麗藻損貲為營精舍鑿池種白蓮求預社中席遠以其心猥蹤不許而獨欽遲潛故邀之入遠與其徒斷飲獨潛入聽飲如故而潛猶難之每將至寺聞鐘聲輒攢眉而返元熈中王弘為江州刺史慕潛甚使使請之不得乃躬造之復匿不見既而語人曰性不狎世因疾成嬾豈敢不以王公紆軫為榮弘乃益伺潛知當往廬山使其故人參軍龎通之為酒於中道相要潛見酒便與對引欣然忘往弘遽出掩之遂酣暢竟日

欲要與還州問潜有所乘否荅曰素有脚疾向藉籃轝亦粗足支顧謂乃一門生二兒共舁之耳弘載以副乘與至州咏言咲賞都不間也自是欲見潜輙於山澤間中道置酒以為恒性好秋菊嘗於菊時欲有所挈領而酒不具適弘使白衣送酒且餉錢二萬潜大喜即便酣暢以錢付酒家取盡乃已常云夏月虛閒北窓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不具絃徽時撫而歌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客送酒濁不

堪醻顧無漉者即取頭上葛巾漉畢還復戴之旣久病

羸困為輓歌二章已復為文自弔其辭曠朗無所羈戀

取酒獨酌少時脩然而逝年六十三有五子俱不仕潛

生平好為詩詩自東京十九首以還建安三曹渾渾有

氣潘陸因之漸成雕靡至潛而始自然出之大巧若拙

至穠若澹令人擊節有淳古想後潛之百餘年而有弘景

弘景字通明丹陽人也漢興為功臣桃侯舍傳子青

翟為丞相十三傳而至吳交州牧璜璜弟濬以鎮南將

軍降晋仕終尚書六傳而為孝昌相貞寳是生弘景弘景儀度秀朗目踈眉細瘦長額聳耳右膝有數十黑子皆成七星文四五歲即好書九歲識六經十歲能屬文時即有出世志嘗得葛洪神仙傳晝夜讀之已而歎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為遠矣遂不娶時時服青飢飯輂血絶口踰冠與丹陽尹劉秉之子司徒祭酒俣善俱有文學聲遂從秉之石頭城與司徒袁粲建節弗克而秉死俣亦坐死獄中弘景得脫收俣尸而葬之轉入太傅蕭

道成府出為巴陵王侍郎不拜父憂歸即家以振武將軍起復侍宜都王讀遂總知國掌故以材敏稱服除拜左衛殿中將軍職如故上清溪宮頌稱旨遣中書舍人劉某宣旨褒賚將有顯擢而復以母憂歸再起前職復上武進宮頌尋除奉朝請怏怏不樂與從兄書云意應以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出為浙東一名縣粗得山水便投簪高邁今年三十六矣方除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無自勞辱明年上疏歸祿告隱詔賜帛十疋燭二

十挺仍別勑有司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資服餌弘景行卜地得句容之句曲山曰此華陽洞天也有三茅司命府在焉遂於其中立館自稱曰華陽隱居於人間書疏以此代名人亦因而稱之弘景善稽古備解七經大義博通五行陰陽風角氣候太乙遁甲星歴筭數山川地里土産國俗分剺方藥考校草木蟲鳥無所不洞精善隷書行草創新體有骨氣以至騎射琴奕亦皆能品尤好道家符籙秘法旣慕揚許與九真安妃之事

而悅之尋得其手書真跡益傾信遂上疏請於浙之東西訪求靈異至會稽大洪山謁婁慧明巳至餘姚太平山謁杜靈産巳又至始寧兆山謁鍾義山又至始豐天台山謁朱僧標皆法門耆宿兩有所證發并復得揚許真蹟十餘卷遂游東陽之長山吳興之天目於潜臨海安固諸名勝且徧弘景既所夙好濟勝輕捷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嘯盤桓不能巳巳謂門人曰米門廣厦非不覩華樂而都無欲往之心望高臨危瞰大澤知難

矣然恒欲就之當非虛也既返駕築危樓三層其上層自居之弟子處中賓客止下百慮遂絕間一聽吹笙而已庭院皆植松每一聆風響欣然而樂嘗有絕句詩荅客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其標寄類此梁武帝與弘景有布衣之素甚當革命使使扣問國號擇郊禪日弘景所推測皆合指即位後恩禮彌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後手詔召之欲使入輔弘景畫兩牛一散放水草一著金絡頭紖而策之帝咲曰

此何必減莊生龜曳尾耶乃罷不復徵而朝家大事多取決進止帝每得弘景書必焚香盥讀尚書令沈約以下皆屏師資之敬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後復移止積金東澗時時行辟穀導引法獨以大藥易就而苦無資帝所事給足竟不能成即成亦不能具黃金色未敢服而以八十五卒尸積日不變香氣鬱浡既殮而棺之甚輕若所稱尸解者詔贈中散大夫謚貞白先生當武帝時上下好談名理而輕政術弘景有詩曰夷甫任散誕平

叔坐談空豈悟昭陽殿化作單于宫後納叛虜侯景帝失位景僭偽號於昭陽殿人以其語類讖云潜之後至唐而有峴者少負材氣好吟咏不肯出求宦槖中有餘則為二舟極堅麗一以自載一以載賔客侍女酒食遨遊江湖間惟意所適不復問津番禺帥與有連邀之至而館宴之彌月所遺貲物甚厚因市得古寶劍一玉環一皆直百金復得一黑崑崙奴善没水峴撫之而戲曰此吾三寶也遇險深輙投環劍使奴没而取之以為樂偶

汎洞庭最深處復投環劒如故奴没未久即出勃如曰不可取也是二物者墮一寐龍前金色而利爪吾且以身為餌峴曰二寶失矣汝生之何益必於汝乎取奴泣曰一入窮泉永不復矣投身而下忽躍出水面者三尺餘一金爪攫之没不復可跡峴悒悒迴棹賦七言律遂終身不復出

九成字宗儀天台人少貧以經術教授鄉里而博學工文章喜纂述貧不能市書聞從友人借貸得則録其要

語名之曰說郛凡百餘卷又籍古之善書畫者而紀之曰書史會要曰圖繪寳鑑所志滕國之文獻曰草莽私乘而有手録朝典世系土俗民謳禨祥物恠若虞初齊諧之類曰輟耕録合之又且百餘卷屬兵亂則碎置之甕甓藏深山土中事定而後出之其後寓居秀州轉徙雲間洪武初楊維禎宋濂輩皆為之序其書再辟脩元史不就人或強之則揺其首曰吾何知史吾野人也竟以髙壽終善楷隷八分書文亦雅贍有味

贊曰陶氏固稱唐帝後然未有顯者獨漢有徹侯舍侯于丞相青翟品皆在中下至漢末而有交州牧璜至晉有太尉侃皆著方面勲侃尤矯矯然非一族而侃之後為淡為潛璜之後為弘景始皭然隱德焉淡也人而幾天者也若乃出不失身退不忘君文不蔽質質不滅文潛其人隱之最乎弘景庶幾通極于天者哉不然吾斯之未能信也峴故不曉媒仕進然客游諸侯以資其適九成之身一亂一治而不與其榮辱卒保全歸斯為優

矣

弇州續稿卷七十七